

## 野草燒不盡，春

北斗星

作一個生命的異鄉人當然並不快樂。在末二段，作者一連運用了三個醜陋的比喻來形容自己。先是說：「我的模樣如一頭刺蝟」，然後是「我覺得我像極了一桿橫放着的衣裳竹」；最後，肩上的髮菜、菜乾、植物等等使他「移動起來如一座樹林。」刺蝟擠在一起時會互相刺痛對方。要生存，便得在三個途徑下作一選擇：一是擁抱着「自我」而死亡；一是永遠刺戮下去；而最聰明，卻又最困難的做法，便是把尖刺都收斂起來，大家擠在一起，取點暖，分點光。

自嘲是消極的。在下了火車後，作者或許應該想一想，該如何去把尖刺收起來，去做「他們」中的一份子。

短短二十五行詩，呈現的是一個簡單而完整的世界；一種過濾後的沉靜。「玻璃」在詩中出現兩次，是一個重要的意象，它一方面可以阻隔噪音，又可以令實景不那末清晰。首行詩句不單對時空有所交待——黃昏時的室內，兼且，告訴了讀者一種氣氛——黃昏，這個當太陽落下的時候所予人的感覺，一般都是有點惆悵／疲倦，當然，必須與詩中其他意象及結構上的安排相合相生，氣氛方能統一。這裡的「玻璃」分隔了窗外的「喧嘩」，而沈默，像「緩慢的氣流」；沈默的氣氛從形象而探進深層，原來是思索之後的「漫長的疲倦」。

「昨日的世界  
透過文字有無言的叫喊  
公平和正義泛盪在

激情的火焰裡」

作者執筆創作時，都經過思索，重新檢視往昔的言行、理想和現實，然後，方有「無言的叫喊」，後者不啻是個人內心的呼聲，「無言」的「叫喊」，矛盾語法不正是更有力地刻劃這份感受嗎，很多人會激情過，公平和正義亦泛盪過，但似乎都祇是昨日的世界，這一切一切現在被作者「思索」起來，心境便好像詩前數行的景色：黃昏、室內、沈然、疲倦。

外望，再想下去，整個人便恍如深秋的楓葉，「憔悴，於日光下」；黃昏和深秋在這裡的意義相若，時間和心境已揉合為一，意象的效果把前面的詩句推展至另一層面——憔悴，是楓葉的還是作者的，已交疊難分。

迅清在這裡分段，嘗試把前段的「現狀」與當事人的理想（或努力）相印，而有所企盼。然筆者以為可不必分截全詩為二。首先，第二段的開端，同是運用落葉，雖然作者沒有說明是否頭段末部的楓葉，我們仍可以如是觀，因為深秋的楓葉常下落如「蜂湧」且適逢黃昏，不是漫天滿佈若「紅雲」，所以，其性質等同，效果則前後稍異；前者重點在「憔悴」，後者在「蜂湧」。第二，就氣氛而言，第二段始終與前段同屬一類，不過引進了企盼，人格漸透曙光（待會提及），令全詩從平面的抒訴悠然起立，予人一份優美的情操，淡淡的。此中的轉遞以一段來生化，較諸二段，略見婉約。

血紅的楓葉枯乾而落，「帶去雜亂和爆破餘燼」，與前段的「喧嘩」呼應。路旁的「燒焦的乾草」，亦同樣與前面喧嘩後的「沈然」，有力地「無言的叫喊」；至於「燒焦的乾草寧靜地躺着」整行則又可拿來與前

二行的「帶去雜亂和爆破的餘燼」一起玩味。

「入黑以後  
時間安定下來  
等待遠方的訊息  
依然在燈火裡若隱若現」

時間安定於夜裡，現在已不是「黃昏」，黃昏尤帶太陽的溫暖，尚未至全然冷靜的澄澈，「思索」開始而未有感悟；入黑，清涼而透明，人也像蒸溜過一般，「思索」遂形堅實；等待遠方的訊息，這個訊息，不正是黎明的通知嗎？雖然，現在不過是「若隱若現」，但當事人已經決定「等待」——是反覆思量後的決定，是烈日和激情沉澱後的決定；是燒焦的乾草經過夜間露水滋養後，等待再生更再長的訊息，這些都是作者的企盼。

此刻，窗子的玻璃，「隔去一層清晰的景物」，其實，夜晚的景色便是那麼朦朧，「玻璃」彷彿又一次發揮了阻隔（過濾）的作用，但不是激情（「喧嘩」、「火焰」），而是實景的清晰，因為畢竟黑夜及將來並非那末清晰可見。末尾的二行，返回開始時，亦即現實中的情景，疲憊的人斜靠椅上，疲憊，正由於思索的內心歷程及曾付出過的努力，為追求理想而掙扎的顛簸。有一點作者未有明說而不領會——疲倦睡去的當事人醒來自精力充沛，再度出發。黃昏至黑夜，微辭而已。

如前所述，詩中的氣氛統攝於黃昏時窗前一個疲倦人物的心境，中間穿插的深秋楓葉及燒焦的野草兩個重要意象，發揮的貫串及輾轉效果，除形定了整個氣氛外，尚把實景和心境，挫折和希望，行動和思量層層帶進主角的內心世界。



# 風吹又生

黃昏。窗前的玻璃  
喧嘩後讓給沈默  
讓給緩慢的氣流  
思索之後是漫長的疲倦  
昨日的世界  
透過文字有無言的叫喊  
公平和正義泛濫在  
激情的火焰裡  
望出去，想像深秋  
楓葉的顏色如何  
憔悴，於日光下

蜂湧的落葉彷彿  
向南方的紅雲  
帶去雜亂和爆破的餘燼  
屋外的路旁，  
燒焦的乾草寧靜地躺着  
入黑以後  
時間安定下來  
等待遠方的訊息  
依然在燈火裡若隱若現  
淡白的光照出外  
窗前的玻璃

隔去一層清晰的景物  
映出斜靠椅子上  
一個疲憊的身影

——迅清：〈微辭〉

詩風第八十一期

